

拯救灵魂——人间悲喜剧

【西方19世纪中期文学故事】

范中华◎编著



拯救灵魂——人间悲喜剧

【西方19世纪中期文学故事】

范中华◎编著

2247
13437



00892164

重庆教育学院图书馆



B0917987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拯救灵魂：人间悲喜剧：西方19世纪中期文学故事 / 范中华编著.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1（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

ISBN 978-7-5438-8654-4

I. ①拯… II. ①范… III. ①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86793号

快乐读中外文学故事：拯救灵魂——人间悲喜剧（西方19世纪中期文学故事）

图书策划 丰涵文化

编 著 者 范中华

责任编辑 骆荣顺

装帧设计 君和设计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8654-4

定 价 25.00元

营销电话：0731-8268334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调换）

目 录

1. 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年轻时代	(1)
2. 不幸的人生与《婚姻生理学》	(8)
3. 献给玛丽亚的《欧也妮·葛朗台》	(12)
4. 二十天创作完成的《幻灭》	(16)
5. 《幽谷百合》：巴尔扎克身边的女性	(21)
6. 无花的爱情结出的文学之果	(26)
7. 小仲马与《茶花女》的原型	(30)
8. 苦难的拯救者：文学大师福楼拜	(35)
9. 《匹克威克外传》的“外传”	(38)
10. 狄更斯笔下的苦难儿童	(41)
11. 《美国札记》：旅行的收获	(45)
12. 《远大前程》：改变命运的弱者	(48)
13. 狄更斯难言的爱情与婚姻	(51)
14. 《荒凉山庄》对真实人物的改造	(58)
15. 克里斯蒂娜·罗塞蒂和她的诗	(62)
16. 走出“名利场”的萨克雷	(66)
17. 勃朗特三姐妹和“贝尔三兄弟”	(70)

18.	《简·爱》：夏洛蒂的回忆和梦想	(75)
19.	带伤的旧情，隐秘的描述	(80)
20.	《雪莉》中撕开的痛苦记忆	(84)
21.	《呼啸山庄》是如何孕育的	(88)
22.	安妮·勃朗特和《艾格尼斯·格雷》	(92)
23.	政治敏锐的盖斯凯尔夫人	(96)
24.	艾略特：写尽真善美的女作家	(99)
25.	果戈理迈向文坛的第一个台阶	(104)
26.	果戈理讲述的：“外套”的故事	(108)
27.	《钦差大臣》的题材从何而来	(112)
28.	别林斯基的自由思想	(117)
29.	《木木》中女地主的原型	(122)
30.	隐藏在诗歌背后的爱情故事	(125)
31.	《处女地》上迸发出的灵感火花	(128)
32.	《春潮》缘于一次偶然的邂逅	(132)
33.	被十二月党人唤醒的赫尔岑	(136)
34.	赫尔岑没有结果的小说与爱情	(139)
35.	《平凡的故事》不平凡	(144)
36.	总被爱神捉弄的冈察洛夫	(147)
37.	民主革命斗士：车尔尼雪夫斯	(152)
38.	启蒙民主思想的经典：《怎么办？》	(157)
39.	为了《公爵夫人》的决斗	(161)
40.	奔驰在黑夜中的涅克拉索夫	(165)
41.	伟大友谊产生的伟大作品	(168)

12.	敲响封建宗法礼教的丧钟《大雷雨》	(172)
13.	为自由而放歌的裴多菲	(177)
14.	死在哥萨克矛尖上的勇士	(181)
15.	狄更生：孤独者的“吟唱”	(186)
16.	给美国诗歌带来“自由”的人	(189)
17.	惠特曼的千里情话	(193)
18.	太平洋上的“人鲸大战”	(198)
19.	爱伦·坡和他的圣诞小说	(203)
20.	《红字》：人人心中都有罪恶	(210)
21.	霍桑在古屋中编出的故事	(214)
22.	英国领事霍桑的《英国札记》	(217)
23.	记录天伦之乐的优美篇章	(220)
24.	记录伉俪挚爱的罗马日记	(223)
25.	一只小蝎子和一个大文学家	(226)
26.	一个小妇人、一本书、一场战争	(230)



大作家巴尔扎克的年轻时代

dà zuò jiā bā ěr zā kè de nián qīng shí dài

从少年时代起，奥诺雷·巴尔扎克就向往着文学上的成功。虽然他们家的老朋友、退休的五金制品商达布兰大叔不客气地预言巴尔扎克在文学方面不过是个抄副本的料，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年轻人的志向，他要尝试一下，使自以为是预言家的达布兰大叔的话破产。

1807年，只有八岁的巴尔扎克被父母送进旺多姆学校住校学习，直到1813年。学校的生活情况从巴尔扎克六年间的工作就能看出来。刚到学校时，他的小脸胖嘟嘟、红鲜鲜的，可是，六年后家人再看到他时，他已变得形容枯槁，双眼充满紧张与惊恐。但未来作家从这所学校获得的东西还是非常丰富的，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肉体上的痛苦对他都成为一笔不可多得的财富。

由于父母对他的忽视，他在学校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有大把的零花钱，所以有很多活动他无法参与。同学们对他的轻视使他胆怯而且沉默。课间休息时，别的孩子都跑出去玩了，他却坐在树下读书。读书一方面的确是他的喜好，另一方面也排遣了他没有玩伴的孤独和寂寞。

学校教师中有个勒费弗尔神父，他的一部分工作是负责整理学校图书馆。原来巴尔扎克的父亲想让儿子将来进综合理工学院，就请勒费弗尔神父给儿子辅导数学。巴尔扎克从他那里没有获得更多的数理知识，而是得到了看“闲书”的机会，并受到他思维方式的影响。巴尔扎克在早年的学习笔记中记下了对神父的印象：“有才能，有头脑，记忆力好，想象力比判断力更强，他相信奇迹和神机妙算。”老师给这个跟自己有几分相像的学生特权，允许他到图书馆借阅各类书籍。沉溺于书堆里的巴尔扎克像个饥饿的孩子，不论什么知识都往脑袋里装。这些丰富杂乱的知识形成了他早熟而独特的思想。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读书，他故意制造机会让老师关他禁闭，但根据记载他遭受校方“穿木头裤衩”（学校在宿舍里为违纪学



生设置的六尺见方的小房子被学生称为“木头裤衩”）的惩罚恐怕就不是他愿望中的事了。

《驴皮记》中的拉法埃尔年轻时写了一本《意志论》，巴尔扎克少年时代也对意志的本质及其作用的问题进行过思考，据他在另一部作品《路易·朗贝尔》中描写，主人公在十二岁时写出了关于“心理与肉体的关系”方面的哲学论文《意志论》，有几个不怀好意的孩子愤恨于他的“贵族式的沉默”，把他的这篇论文抢跑了。双方的争抢声引来了奥古尔神父，他无情地没收了这份稿子，并把它送给一个收买废纸的小贩。虽说这是个找不到确凿证据的说法，但无可否认的是，少年巴尔扎克具有比他同龄孩子深刻得多的思想，智力上的早熟使他产生了对远大前程的大胆设想，也使他身上具有周围人难于容忍的自负。他们凡俗的眼睛看不出来他这种自负的根据。“我会出名的”这句话常挂在他嘴边，也成为其他人嘲笑他狂妄自大的根据。

从旺多姆寄宿学校毕业的巴尔扎克成绩十分不理想。父母为了他能在受教育方面不留遗憾，再度把他送到都尔和巴黎的一所寄宿学校继续学习。《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说：“我在家里，处于家人之间，和在学校里所曾受的痛苦，现在，当我寄居于勒比特寄宿学校的时候，在另一种不同方式下，又重新受到了。我父亲是不论什么零用钱也不给我的。我的父母只想着我有吃有穿，肚子里装满拉丁文与希腊文，他们就完全心满意足了。住在寄宿学校里，我认识了上千的学伴儿，可是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回想出曾经遇见一个相似的例子，像这样绝对对孩子不关心的父母。”在都尔中学，巴尔扎克再次因为父母的忽视而备尝他人的轻蔑之苦。当同学们面前摆着香喷喷的熟肉酱，而他手里只有干巴巴的面包时，他不敢大声回答他们的提问：“你真的什么也没有吗？”

受了伤害的巴尔扎克暗自发誓：将来一定要让这帮不把他放在眼里、对他大肆嘲笑的家伙对他刮目相看，他一定要创造出伟大的业绩来。在家里，他干脆就把他未来的宏图伟业直接预报出来：“有一天奥诺雷这个小鬼会震惊世界的。”用什么去震惊？父母和妹妹们对他的话不以为然。在

学校，他成绩一点也不出色，全班三十五名学生，他的拉丁文成绩排名第十三。本来就认定他不堪造就的母亲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

家里为他安排了人生道路，只等着他乖乖地走。1816年，他成了一名法学大学生。同时，他还要利用空余时间找份活干，挣点钱贴补生活。父母精打细算他的时间，认为他完全有闲暇到律师事务所当一名书记。这样，三年间，他一面念书，一面在事务所打工。

1819年，巴尔扎克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因退休失去了一大笔年薪，家庭生活无法维持过去的水平。出于免被别人嘲笑的自尊，巴尔扎克和夫人决定迁出巴黎，住到小镇维勒帕里西斯去。而此时已获法学学士学位的巴尔扎克却不愿意离开巴黎，他对父母讲了自己的志向。父母当然希望儿子能选择既挣钱又光耀门楣的职业，因此对他的这种打算很不满意。但既然他自认为有此天赋，不妨让他试一试。他们告诉儿子，他可以用两年时间进行尝试，这期间他们每年给他提供一千五百法郎的生活费。这种态度相当宽宏，儿子对此也只有以成功作报答了。

母亲以每年六十法郎的价钱为他租下了兵工厂图书馆附近的一间阁楼。这是个处在六层楼上的亭子间，是个“堪与威尼斯铅顶监狱媲美的小洞穴”，“阁楼的墙壁又黄又脏，一副寒酸相，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地方了……从屋瓦的缝隙中可以看到天空……租这间房每天花我三个苏，灯油费每晚三个苏，我自己收拾房间，两个苏洗衣服，两个苏买泥炭，于是只剩下两个苏以备不时之需”。

生活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可对于做文学梦的年轻人来说，更难的是不知写什么。虽然以前涂鸦似地写过一点东西，如《关于灵魂不朽的笔记》及《关于哲学与宗教的笔记》等，但都不成形。此外，还有一些作品的片断，如一首押韵史诗《圣路易》的开头、悲剧《西拉》和喜剧《两个哲学家》的草稿，也有一些小说的设想，但只有其名而无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它们的内容是什么。他开始翻阅大量书籍，一方面从中寻找创作灵感，另一方面仔细揣摩文学大家的写作技巧，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知识。

然而，两个月过去了，创作内容依然像中国未出阁的姑娘的脸不肯露



出来。巴尔扎克着急了。一定得有个题目！这是他为自己下达的死命令。为找到写作题目，他跑到流通图书馆借来几十本书发愤苦读，从每本书中发掘写作素材。

但即使困难再大，也必须完成《克伦威尔》，当他决计要完成一件事时，他身上那不可克服的意志力开始发挥作用了，正是这种力量使他日后能够完成《人间喜剧》那样庞大的作品。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写作，经常三四天不出门，偶尔出去，也是为了购买面包、水果、咖啡等生活必需品。

转眼间，冬天到了。寒冷从四面八方向他的小屋袭来。虽然阁楼在夏天要比其他房屋更多地承受毒热的太阳的“宠爱”，但那毕竟还可忍受。冬天则不同了。本来巴尔扎克的手指对寒冷就非常敏感，现在身处只有寒气包围却无一丝暖意笼罩的房间里，这双手真有被冻麻木而无法写字的危险。巴尔扎克仍不停笔。他用父亲的一条旧毛毯盖上两只脚，用一件法兰绒背心护住胸部，把从妹妹那儿讨来的一件披肩围在肩上，又把母亲织的一顶帽子戴在头上，这样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燃料费用。只有一件事让他始终担心，那就是灯油的开支。白天越来越短了，一到下午三点就得点灯，为省灯油，必须把白天的每一分钟都派上用场。

全副“武装”的巴尔扎克伏在床上创作他的不朽悲剧，忍受着艰苦，心中时而充满犹疑时而充满希望。有时他觉得他的《克伦威尔》是出类拔萃的，“我的悲剧将要成为国王与民族的经典。我一定要用一部惊人杰作来唱我的打炮戏，不然我就得把命搁在这个尝试上”。有时他却又反复问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才能创作出伟大的悲剧。1819年11月，他把《克伦威尔》完整详细的提纲寄给妹妹洛尔，请求她多给他指出缺点，而不是对他说些轻飘飘的赞美话。而愈到后来，他的自卑愈强烈，“我已认出我的才能是多么缺乏，由于这个事实，我的困难就出来了！”一部真正的艺术品不是靠苦干创造出来的，那么巴尔扎克到底是不是天才呢？他最为困惑的就是这件事。

困惑归困惑，写作还得继续进行。为了争取到独立和声誉，他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匆忙铺展着他那乱七八糟的十二缀音式的诗句。1820年1月，

经过了四个月的艰苦努力，他终于写完了《克伦威尔》的草稿。当得知儿子写出五幕诗剧《克伦威尔》时，母亲的情绪表现出了少有的激动。巴尔扎克的妹妹洛尔在信中告诉哥哥：“妈妈为你高兴，你的工作使她欣喜若狂。”洛尔也为哥哥骄傲，她甚至不嫌麻烦亲自动手用漂亮的字体将哥哥寄来的《克伦威尔》手稿誊写一遍。

巴尔扎克累坏了，要好好休息一下。他决定到亚当岛父亲的老朋友路易·菲利浦·德·维埃·拉法耶家小住几天。在那里，他为《克伦威尔》添上了最后几笔，做了最后一次修改。5月，他把已经完成的稿本小心地装在简单的行囊中，回到了维勒帕里西斯。

家人因为剧本对巴尔扎克表现出了从未有过的热心。父母经过商量，决定请几个知心朋友到家里来听他朗诵剧本。被邀请的有巴尔扎克家未来的女婿絮尔维尔，与巴尔扎克有生死之交的拿克加尔大夫，还有几位很有势力的相识。巴尔扎克认为这部剧本一定会成功，坚持要达布兰大叔到场，以便当场击败他的预言。后者果然驾了一辆老式马车，走了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赶到维勒帕里西斯。

后来，洛尔记下了朗诵现场的情况：“朋友们陆续到来，庄严的考试开始了。朗诵者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因为他引不起听众的兴趣，看看周围人的脸部表情，都是冷冰冰、木呆呆的。”朗诵刚一结束，达布兰就不客气地表达了他对《克伦威尔》的不满，巴尔扎克“大声抗议，不同意他的判断；其余的听众尽管比较温和，却也一致认为这部作品是相当不成熟的”。母亲为此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两个妹妹因为哥哥伤心而难过。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不愿儿子的作品轻易被否定，建议请一位内行的不带偏见的人再看看《克伦威尔》。当时，桥梁公路工程师絮尔维尔正在追求洛尔，趁此机会便殷勤地提出让他将手稿交给一位学院院士、剧作家安德里欧看看，也许这位号称“小古典主义作家”的大专家能有完全不同的见解。

巴尔扎克夫人和洛尔一起前去听取安德里欧的意见。大专家话说得很巧妙，暗示年轻的作者以后别在悲剧或者喜剧上浪费时间，不如做点其他



事情。他还有一张纸片上写了点儿阅读作品后的印象：“这位作者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搞文学。”这句话比达布兰大叔的分量更重。可当洛尔把这张“文学家死亡判决书”交给哥哥时，巴尔扎克却连眼都未眨一下，而是歪了歪脖子——他不服输，“悲剧不是我之所长，如此而已”。

对可怜的《克伦威尔》，巴尔扎克做了最后一次的拯救工作。达布兰大叔语言苛刻，但心肠极热，当巴尔扎克找到他时，他还是想方设法托人请法兰西剧院的当红演员拉封看一遍剧本。结果拉封的评价和前几人如出一辙。巴尔扎克不满拉封的看法，但他已经无法回避作品失败的命运了。

巴尔扎克不是一个轻易就能被失败压倒的人，成为“职业诗人”似乎是他神圣不可改变的使命，一定要实现。

他告诉父母，他们为他限定的两年尝试期刚过了一年，还有一整年时间供他进一步尝试，他能有新起色的。父母对这个倔强的儿子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他继续写作。于是，巴尔扎克又回到了那间四面透风的小阁楼里，重新开始了他要成就伟大作家的事业。

1825年，初登文坛的奥诺雷·巴尔扎克没有取得他想象中的成功。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写些劣等作品，把它们卖给出版商，以便得到买面包的钱。他十分清楚这些应景之作不过是以赚钱为目的创作出来的，离他的文学理想相距甚远，因而从不在上面署自己的真名字。

但这些作品同样没有满足他大把赚钱的愿望。在暴发户风起云涌的时代，巴尔扎克怎能无动于衷？他像渴望尽早成为伟大作家一样，渴望迅速成为一名富翁。

一天，父亲的一位朋友，蒙格拉斯的城堡主人冉·路易·达松维耶·德·鲁日蒙建议他去试试经商，这个建议恰与他的道德顾问冉·托马西的想法不谋而合。后者在给巴尔扎克的信中也向他指出了一条把经商与写作结合在一起的路，劝他“从事一种务实的职业，附带写点文学作品。首先得保证有两道实实在在的正菜，然后再考虑饭后果点。只有采取这种办法，你才能高枕无忧。文学作为发迹手段犹如一件没有弹簧的工具，急躁莽撞的人使用它往往是要受伤的。何况专事写作、急于成名的人往往流于

拾人余唾，倒是兴致来了才提笔写作的人总是不乏灵感，易于成功”。

巴尔扎克是个富于幻想的实干家，但由于幻想成分太多，所以他成功的可能性就变得很小。事实证明，他的想法往往是正确的，但他太不了解商界的黑暗和商人必须具备的眼光和狡猾，他的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

正如巴尔扎克所言，苦难对弱者是深渊，对强者则是财富。经商失败，给巴尔扎克带来数不清的烦恼和苦痛，但他却从中得到了多少金钱也买不到的精神财富。他真正看到了金钱导演的悲喜剧，亲身体验了走投无路的商人所受的苦难，经历了无法挽救的破产的厄运，对商人的本性有了更直接的感受。在借债与还债的过程中，他还进一步认识了法国高利贷商人的真相。总之，世上的一切似乎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金钱。它的巨大魔力搅动着整个社会，使无数人成为它死心塌地的奴仆，为了它心甘情愿做任何违情悖理的事情。

创作准备期对于那些渴望尽快看到他成功的亲人来说，真是太漫长了。接近而立之年的巴尔扎克在文学上还没有任何起色。但他一点也不气馁，他知道以自己坚定不移的决心一定能实现一切梦想。“我只有两个欲望，爱情和名声。”这是巴尔扎克的座右铭，实现这两个欲望的手段就是他手里的笔。1828年，为了逃避债主的追逐，也是出于创作的需要，他用了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名字——德·苏维尔——在巴黎近郊靠近天文台的地方租了一处房子，在这里一住就是九年。几乎无人知道在这个普通的地方、在一群普通的市民中，竟住着一位知名的作家。

巴尔扎克雄心勃勃，不怕失败的打击。在他书房的壁炉架上，立着一尊拿破仑的半身塑像。巴尔扎克把一张写着表达意志和决心的纸条贴在雕像的底部，作为对自己的勉励。上面写着：“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将用笔来完成。”他要用笔作武器，征服整个世界，做文坛上的国王。

《驴皮记》写出了作者充满渴望而又坎坷不平的青年时代，同时，巴尔扎克运用全新的艺术手法，将现实与神话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这部作品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巴尔扎克也头一次在作者的署名处郑重其事地写上了“奥诺雷·德·巴尔扎克”。在署名中，代表贵族身份的“德”字头一



次赫然出现在巴尔扎克小说的封面上。

作为企业家，巴尔扎克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但这一切却为他日后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积累了不可多得的资料，它们是造就伟大的作品总集《人间喜剧》的宝贵财富。因此，从文学家的角度看，他的经营是“盈”而不是“亏”。



不幸的人生与《婚姻生理学》

bù xìng de rén shēng yǔ hūn yīn shēng lǐ xué

19世纪20年代，法国文坛盛行一种很时髦的体裁，即指南类小册子，街上到处都能看到《国民指南》、《老实人指南》、《推销员指南》、《文学家与新闻工作者指南》、《风流指南》等轻松愉快、玩世不恭的作品。巴尔扎克的合作伙伴雷松建议他也写一些这类东西，因为他不仅写作速度非常人可比，几天之内就能写完一部指南，而且文笔富有才气和智慧，也颇能迎合大众读者的口味。

《老实人指南》署名雷松，但大部分都是巴尔扎克的手笔。它们是一幅幅未完成的草图，已经将日后《人间喜剧》中的种种黑暗、罪恶勾勒出大致的轮廓。

那段时间，出于赚钱的目的，巴尔扎克写作完全跟风走。当时尚从指南转到生理学时，他也马上转向。但他不同于一般仅仅靠卖文为生的人，而是要在迎合时尚的作品中加进严肃深刻的主题。他的天才就在这些作品中闪闪烁烁，巧妙地给具有慧眼的人提供认识他真正面目的机会。

很久以前，巴尔扎克的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曾就爱情生理与优生学等问题向他发表过一些理论；他的老朋友维埃-拉法耶多次同他谈论女人，揭露她们的计谋，以及她们在夫妻生活中惯用的手腕；而贺拉斯·雷松和文学批评家菲拉雷特·夏斯勒又向他推荐斯丹达尔写的《论爱情》。这些东西给他的只是理论上和观念上的认识，实际上，在生活中，巴尔扎克周围人的婚姻生活——父母的、妹妹的、情人们的，都给予他切实而具体的

感受。虽然他没进入婚姻状态，似乎没有资格谈论有关婚姻方面的问题，但他从一个旁观者和思考者的角度出发，发现了许多身在其中却“不识庐山真面目”的人们无法看清的问题。

父母亲的生活常常是孩子将来生活的一个比照样板，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子辈们对生活的态度。巴尔扎克父母之间的婚姻绝不能算作爱情的结果。父亲贝尔纳-弗朗索瓦·巴尔扎克在五十一岁那年有幸娶到呢绒和肩章制造商约瑟夫·萨朗比耶的女儿、小他三十二岁的美貌少女洛尔·萨朗比耶为妻。萨朗比耶专断做主将女儿许配给社会地位显然不如他的贝尔纳，也许是因为他和女婿之间有很多相同之处：都作过“军需工作”、都参加了共济会。而且，贝尔纳·弗朗索瓦当时的情形是乐观的，年纪大了点儿，但身体结实得像头牛、身板挺得笔直、一副自命不凡的气派，在生活条件上，似乎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年收入足以使他们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父亲考虑得太物质化了，感情上的事情被他一笔勾销。洛尔是个有点罗曼蒂克的好动情的姑娘，但在家庭教育中她的天性已经让位给优雅的教养和驯顺服从的品性，加上布尔乔亚家庭培养出来的对财产的敏锐感觉使她认定这个老头子还有诸多可取之处，于是，她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很自然地把自己的名字加入到巴尔扎克的姓氏中。

奥诺雷·巴尔扎克于 1799 年 5 月 20 日出生。一年前，母亲生下过一个男孩，但不久就夭折了。所以，奥诺雷算是巴尔扎克家的长子。但母亲对孩子缺少慈爱，在孩子刚出生时，就把他送到圣西尔-卢瓦尔村一个宪兵的妻子那儿抚养。直到四岁时，巴尔扎克没在家里度过真正幸福的时光，因而在他的感觉里，他永远也没有享受过母爱。母亲对他总是冷冰冰的，在他的童年时代从来没有送给他一次温暖的微笑。

父亲是个生性乐观、性情开朗的人，他的精力和热情主要用于保养身体、延年益寿和大幅度增加自己的产业上，当然，有时为了消耗他过于旺盛的生命力，不免还和不同的女人调情、甚至搞出些沸沸扬扬的风流韵事来。夫人年轻美貌，醉心于社交生活，而且有本事把附近的乡绅和侨居在



都尔的英国人都吸引到自己的身边。很多人都传说她和一位萨榭的地主马尔戈纳先生关系暧昧，对此，贝尔纳的反应异常平静。好事者进一步分析，一定是他为了保持心境平和，以免身体受损而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后来，巴尔扎克的弟弟中的确有一位从母亲那儿得到了与他们兄妹难成比例的特殊的爱，他叫亨利，是母亲私情的产儿。他被强加给巴尔扎克家却得不到大家的承认。这种十分尴尬的处境使母亲对他付出了一直存储着的几乎全部的母爱。由于从小受宠，亨利做什么都不成，学习一塌糊涂，但他并没有因此失去母亲的偏爱。巴尔扎克从母亲身上看到了家庭关系中复杂的内幕，并体会到了这种外表体面的家庭对孩子心灵的深深伤害。

洛尔·伊奈·德·贝尔尼在二十二岁的巴尔扎克的生活中出现了，这位比巴尔扎克年长二十三岁的女人对他的影响是巨大的。她身兼母亲和情人双重角色，不仅引领巴尔扎克进入了成年男子的世界，而且补偿了他从来未曾充分享受过的母爱。

从贝尔尼夫人对巴尔扎克所讲述的自身经历中，他进一步认识了婚姻和爱情之间的遥远距离。洛尔·伊奈刚满十六岁时就被母亲和养父嫁给了德·贝尔尼伯爵，伯爵身体状况不好，性格粗暴，夫妻关系一直很紧张。1800年到1805年间，两人曾经分居。那时，贝尔尼伯爵双目失明，所有的事情都由夫人承担，但伯爵却时常向夫人发脾气，使贝尔尼夫人感受不到做女人的幸福。当有人向她呈送这种幸福时，她便匆忙接受，根本没有判别真伪的能力。一个科西嘉人引诱了她，使她全身心投入到这种盲目的爱情中。她为这个凶暴的人生下了一个女儿，此人却很快从她的生活里消失了。贝尔尼夫人重新发现丈夫的好处，于是夫妻言归于好。但这不过是理智控制下的婚姻，在感情上，她仍然觉得自己走在漫漫无际的荒漠里。

还有小妹妹洛朗丝，少女时代得不到父母的关爱，结婚后又得不到丈夫的情爱，生活对于她太不公正了。1821年的一天，父亲给巴尔扎克的大妹妹洛尔写信说他“已经为洛朗丝定了亲”。他不给女儿自己选择丈夫的

权利，而是按照他的心愿为女儿定了亲。洛朗丝的爱情还没等绽放，就遭遇了严霜的摧折。她的丈夫阿芒-德西雷·德·圣皮埃尔·德·蒙泽格勒具有双重贵族身份，足以使贝尔纳-弗朗索瓦脸上放光。但女儿的幸福却为这所谓的“荣耀”断送了。这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赌场和妓院是他经常光顾的地方，对妻子根本没有爱意。洛朗丝内心苦闷，却无处诉说，身体迅速衰弱下去。家世和过去的辉煌丝毫不能解决丈夫所欠下的大笔债务，这个无赖竟然打起洛朗丝的主意，逼着她在放弃财产的契约上签字。巴尔扎克夫人得知此事后要求女儿决不能放弃财产。身患肺结核病的洛朗丝还怀有身孕，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回到父母亲家里避难。可是，母亲并没有因为可怜的女儿遭受这么多痛苦而改变对她的刻薄态度，还不时在她受伤的心上戳上几刀：“我可以永远尽心为女儿做好事，可我不能勉强自己去爱她了。”

这时的洛朗丝感觉只有死路一条了。1825年8月，她在生下第二个孩子后，终因身心交瘁，在金王街7号父母家中去世。二十二岁的生命被可怕的、冷漠的家庭碾得粉碎，还不够一部悲剧的题材吗？巴尔扎克看到小妹婚姻悲剧反映出的与贵族联姻的恶果，意识到这是富有社会意义的启示，他相信这个故事对他还有更大的作用。

巴尔扎克开始为这本得自女人生活实况的作品考虑合适的名字。他在几个题目之间徘徊，不知道是叫《婚姻指南》、《怎样使妻子忠贞不贰？》，还是题为《守住妻子的办法》好。他想起他喜爱的一位作家劳伦斯·斯特恩的一句话：“装作从医学角度来研究婚姻生活，认为它是定期地以生理行为表现出来的。”受这句话启发，他决定用《婚姻生理学》作为作品的题目。《婚姻生理学》于1829年12月出版，作者署名为“一个年轻的单身汉”。

在这部作品中，“年轻的单身汉”研究的是丈夫怎样在夫妻间的婚姻战争中获胜。他形象地指出哪些行为是感情破裂的先兆，哪些是妻子们惯用的伎俩，做丈夫的应该如何防范，怎样进行夫妻间的侦察活动，如何设计捉拿与人通奸的妻子，聪明的丈夫应该如何循循善诱等。巴尔扎克此文